

教育為台語家庭族語傳承之雙面刃*

蔡美慧

國立成功大學

本文以問卷調查年齡與教育對台語家庭四代家人間台語傳承的影響。主要發現為年齡與教育因子皆呈現顯著的「兩層次逐代流失趨勢」：受訪者愈年輕者或教育程度越高者，和家人講台語頻率愈低，其交談家人愈年輕者，頻率也愈低。我們也觀察到「疑似緩減」現象——有孫者、中年世代與高教組對下一代講台語的流失率並未如預期中更糟。我們認為此緩減可歸因於：「孫子效應」促發「家族語言病識感」、中年世代經歷的「保存台語」與「鄉土語言教育」政策、相對年輕而且智識較強的高教組較能接受新興的多元價值觀。而初老組與低教組所展現的亟欲對孫子棄守台語，可能與獨尊華語時代殘留的台語污名化有關。上述發現對台語復振啟發如下：透過教育持續提升民眾本土語言意識與多語素養，制度性鼓勵家庭內祖孫互動，鼓勵本土語言意識較強者轉態度為行動。

關鍵詞：語言轉移、家庭語言傳承、鄉土語言教育、孫子效應、家族語言病識感

* 銘謝：本研究為科技部贊助之專題研究計畫（MOST-103-2410-H-006-107 MY3 與 MOST-108-2410-H-006-024）之共同成果。作者由衷感謝《臺灣語文研究》編委會與匿名審查人細心閱讀並提供中肯建議，使本文論證更加完善。本文若仍有任何疏漏之處，悉由作者負責。

1. 前言

在語言轉移洪流下 (language shift, Fishman 1991)，台灣本土語言流失嚴重。三十年前台語和華語為各族群通用語，皆為高活力語言 (Huang 1988: 301)，是本土語言中較能抵擋厄運者 (Yeh et al. 2004: 102)，然而當台語於家庭領域也逐漸為華語所取代甚至成為新一代的「母語或第一語言」 (Huang 1988, Chan 1994, 許正輝 2011, 許慧如 2019: 242-244, 葉高華 2017: 94)，台語流失現況又如何？台灣經歷日治與國民政府近乎一世紀的官語獨霸 (1895-1987)，本土語言奄奄一息，進入民主政局後淺嚐制度性支持 (2002 年起鄉土語言教育)，世界各地對弱勢語言投注的關切 (UNESCO 2000)，乃至 2019 年塵埃落定的「國家語言發展法」。這些新興價值與政策是否改變大眾對台語的態度？

此外，關於本土語言流失已有豐富的宏觀探討 (Huang 1988, Chan 1994)，相關社會因素中，尤以年齡與教育為重要因子，因此將成為本研究焦點。此外透過和文獻的跨代研究比較 (diachronic study)，也可為語言轉移與復振議題注入新觀點。筆者於 2016 年曾針對南部醫療場域病人的台語需求做問卷調查，也問及受訪者家庭內台語使用情形。本研究希望透過該研究的語料，探討南部三年齡層受訪者於四代家人間的台語傳承情形。「三年齡層」指戰前出生的中老世代、戰後出生的初老世代、與中年世代。「四代家人」為父母、手足、子女、孫子。「台語家庭」指受訪者和父母互動以台語為主者。南部一向被視為台語重鎮，而「家庭」更是母語保存的「關鍵領域」 (critical domain, Spolsky 2012)，因為家人屬於社交網路的「強連帶」 (葉高華 2017: 71)，因此，南部台語家庭的語言流失情形具有代表性指標，可作為將來語言復振規劃的參考。

2. 文獻回顧

2.1 語言資本與語言態度

探討語言選用往往涉及語言連結的價值觀，社會學家 Bourdieu 主張擁有上流社會語言資本 (linguistic capital) 可體現文化資本進而轉化為經濟資本，例如流利英語或標準華語提升職場競爭力 (陳婉琪、溫郁文 2010: 46-48, Huot et al. 2018)。雖然文化資本普遍與上流品味連結，但非主流也逐漸形塑次文化資本 (subculture capital, Thornton 1997)。此趨勢可反映在對保護弱勢語言觀點的轉變，從視之為社會問題、至母語者的權利、進而為文化資源 (problem, right, resource, Ruiz 1984) 與多元文化與多語素養 (Crystal 2002: 33, Doiz et al. 2013)。

上述趨勢也對民眾的語言態度產生微妙改變。鄭安秀 (2015) 調查北高兩地三年齡層的語言態度，發現雖然受訪者於語用上偏好華語，但在情感與價值觀卻傾向台語，青年層比中年層尤其明顯。許正輝 (2011) 調查桃園縣國中家長的態度，雖然多視華語為母語但有六成支持鄉土語言教學。施任芳 (2003) 針對屏東小學的調查發現大部分學童也對鄉土語言抱持正向態度。陳麗君 (2016) 發現台語系比非台語系對台語有明顯的正面認同。蔡美慧等 (2019) 的研究顯示，選修台語授課的大學生於期末對台語的知識度指標之感受，顯著提升至與華語英語同樣程度，對台語信任度指標也提升至顯著高於華語，質性回饋意見也顯示，對大學生而言台語授課是「新穎特別、具傳承語言意義」。

上述價值觀的轉變趨勢與年輕輩的態度微調，對當代台語家庭的語言傳承是否有所影響？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以下我們回顧文獻針對閩南族群語言傳承的研究成果，並評述本研究可取經與借鏡之處。

2.2 家庭語言傳承

雖然前人研究於受訪者年齡層、成長地、家庭四代定義、研究焦點等有不同設計 (表一)，但關於年齡與教育兩因子，均呈現以下趨勢。

表一 文獻探討台語家庭語言傳承之語料收集

	張學謙 蘇鳳蘭 2017	葉高華 2017	鄭安秀 2015	蕭素英 2007	Yeh et al. 2004	曹逢甫 1997	Chan 1994	Huang 1988
收集 年份		2010 2013	2009	2003~ 2005 2005~ 2006	2001		1991~ 1992*	1987
族群 /母語	自我 認定	自我 認定	自我 認定		自我 認定		自我 認定	
受訪 人數	3124		480	480	2900	1698	2755	404
閩南 人數	384		341	206	1580	1443		198
地點	台南高 雄屏東	全國性	高雄 台北	新竹縣	北中南	北中 南東	北南東	台北市
四代 家人				下看 二代*	上看 二代*		上看 二代	上看 二代
年齡 分組		出生於 1945 前 1946-1955 1956-1965 1966-1975 1986-1994	出生於 1931-1940 1961-1970 1981-1990	15-29 30-44 45-59 60-74 75-89	30 以下 31-50 51 以上	30 以下 31-50 51 以上		未分組 平均年 齡為 33.45

* 1991-1992：為筆者推估，因為原文未提及

* 下看二代：父母、兄弟姊妹、子女、孫子女

* 上看二代：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子女

2.2.1 華語崛起為第一語言甚至是母語

華語已是年輕輩的第一語言甚至是母語，例如 Huang (1988: 315-321) 針對台北市民的調查，後續研究也見此趨勢（Chan 1994: 139-140，Yeh et al. 2004: 80，許正輝 2011，鄭安秀 2015: 43，葉高華 2017: 9，吳庭宇 2018: 117，許慧如 2019: 242-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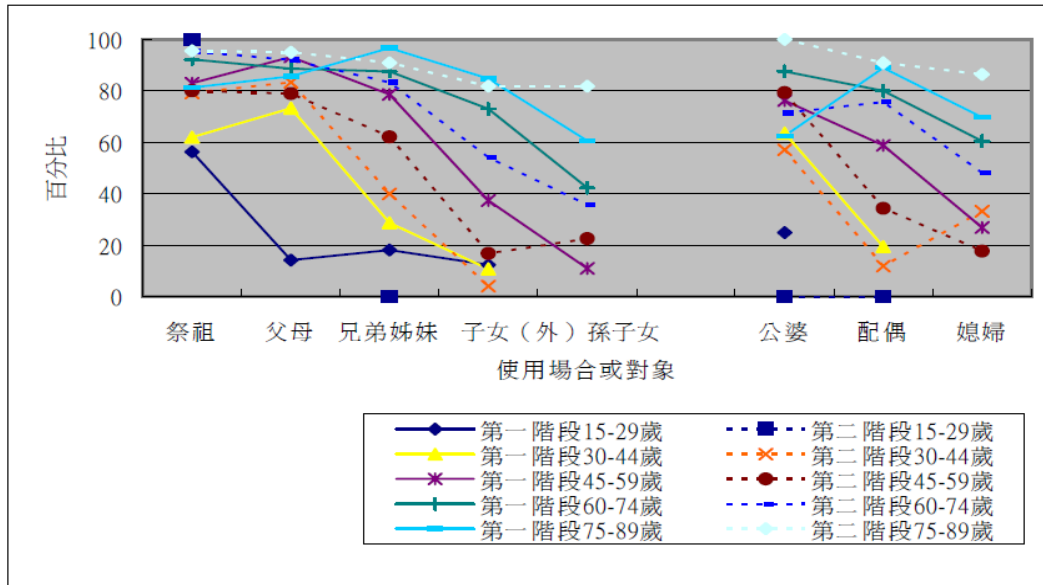
2.2.2 年齡與世代因素

受訪者愈年輕對家人愈少講台語、和愈年輕的家人講台語也愈少，筆者稱此趨勢為「年齡的兩層次逐代流失」。例如 Huang (1988: 318) 的資料可看出，台語家庭中（父母皆為閩南人者）和手足輩或以上互動時，台語是主語，但和子女與孫子輩，已是國台語相當。Chan (1994: 120) 針對北東南三縣市的三年齡層閩南族群的調查規模，大於 Huang (198 人 vs. 2,755 人)，其結果顯示雖然每年齡層對每一代家人尚能保持台語多於華語，但也有上述的「年齡的兩層次逐代流失」。然而 Chan 並未探討三年齡層之間的差異或是針對四代家人之間的比較，這也是本研究要填補的不足。葉高華進一步比較年齡組之間的差異，他指出，戰後世代（1946 後出生）顯著比戰前世代不傾向和家人說閩南語，而且已可看出，戰後第一代閩南家庭（1946-1975 出生者）已流失閩南語，戰後第二代（1976 後出生）已開始將華語作為第一語言（葉高華 2017: 94）。

2.2.3 語言轉移於戰前出生世代已開始

台語家庭的語言轉移現象於戰前出生的世代已經開始。Chan (1994: 120) 的資料顯示雖然 50 歲或以上（戰前出生者）對四代家人仍是台語顯著多於華語，但整體而言，華語顯著增加，而台語顯著減少。蕭素英（2007: 705）針對年齡與世代因素有更深入的比較，該研究指出閩客家庭語言轉移於 60-74 歲年齡層已經非常顯著（戰前出生世代），他們對子女與孫子女輩使用母語的比例急遽下降到 73%與 40%以下，而 45-59 歲年齡組又更關鍵（即戰後出生者），他們和手足與子女使用母語比例已低於 80%與 40%以下。此外，我們可從蕭的圖十一觀察到非預期的現象（轉載於本文的圖一），45-59 年齡層的村里長等領袖組的受訪者對父母、兄弟、子女講母語的比例低於同年齡層的居民組，然而他們對孫子輩講母語的比例竟回升到比對子女還高出一點，也比同年齡層的居民組高；70-89 歲的領袖組對子女和對孫子講母語比例相近，而對孫子的

部分甚至比同年齡層的居民組高（80% vs. 60%），雖然作者未針對此現象有進一步探討，然而於本研究中我們也觀察類似現象，筆者將於第5節討論—「家庭語言流失疑似緩減」。



圖一 轉載自蕭素英（2007: 705，圖十一）*

* 原始標題圖十一：各年齡組樣本祭祖、與家人溝通只用母語的百分比

* 根據蕭（2007: 671之註解5），本圖的「第一階段」受訪者乃為調查地之住民，而「第二階段」受訪者為村長鄰長耆老等社區領袖。

2.2.4 教育因素

教育程度愈高者對家人使用台語也愈少，和愈年輕的家人講台語也愈少，以下筆者稱為「教育的兩層次逐代流失」。不論在解嚴前後，台灣教育體制以華語為知識載體與篩選升學資格，因此，學歷愈高者華語能力愈好（Yeh et al. 2004: 100），在家也愈可能說華語（葉高華 2017: 73，Huang 1988: 323，Chan 1994: 124-125）。對大部分的族群而言教育高者（高中或以上）華語能力顯著比教育低者好，甚至母語能力愈低（Yeh et al. 2004: 90-100）。Chan (1994: 126，表十三) 關於教育因子

結論如下：（1）教育程度越低者對家人較常講台語，（2）而且每組都是越往下一代家人，台語講得越少，（3）但不論是哪個教育程度對四代家人都還能維持台語顯著多於華語，唯一例為高教者對孩子已是華語顯著多於台語。葉高華（2017）進一步發現：（4）高中職以下學歷，在家講閩南語的人口多於講華語；專科以上學歷，講華語人口多於講閩南語（頁 81），（5）有些低學歷但不常說華語者，卻渴望透過對下一代講華語以翻身；而有些高學歷者本身不常說閩南語，卻寄情下一代挽回母語。

2.3 研究方法評析：取經與借鏡

2.3.1 年齡取樣與分類

關於受訪者年齡取樣與分類，大多以連續年齡組取樣（*successive age groups*），此做法利於文獻跨代比較（Labov 2006: 200）。呈現年齡截點時，語言學家大多偏好以生命歷程的相對值「老中青」分類，此法雖然簡潔中性，當作者未交代資料收集年或起訖年不同時，後人難做精確比較。相對的，社會學家傾向以絕對值（受訪者出生世代）或時代背景分類，例如出生於「1945 以前／戰前世代」、「1955-1946／戰後嬰兒潮世代」或「1965-1956／開始接受九年華語教育世代」。後者分類優點有二：即便為跨年或不同年代取得的資料，例如葉高華（2017）比較 2010 與 2013 的調查資料，研究人員只需針對絕對的出生年分類，利於同世代的比較；以特定年代分類有助於我們探討受訪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如何影響語言行為，因此，本研究也將採出生年分組。

2.3.2 四代家人分類截點

關於四代家人分類截點主要差別在於「上看二代」或「下看二代」，亦即「祖父母、父母、手足、子女」vs.「父母、手足、子女、孫子」。一般採前者，試想原因如下，當取樣年齡範圍大，例如 80 歲—20 歲，若採下看二代，則尚未成家之青年組會造成過多遺漏值。由於本

研究對象為 1966 年以前出生者，年齡層偏高，上看二代意義不大，若考量語言轉移趨勢對母語復振之啟發，則下看二代更具預測力，因此本研究採後者。此外，大部分採下看二代者並未進一步區隔「無孫者／僅三代」與「有孫者／有四代」，因此可能造成比較的樣本不同，使得結果數據偏頗（參考本文 4.3.2 節），因此本研究於相關處會進一步區別無孫者與有孫者。

2.3.3 族群認定

關於「閩南人」受訪者的認定，前人多於問卷問及「族群」或「母語」，供受訪者自我認定（如 Chan 1994，張學謙、蘇鳳蘭 2017），此定義適用於探討「族群的族語」相關議題，亦即自認屬於閩南族群者（不論其個人理由為何）。然而當代台灣的以下兩特徵，可能使得此標準於將來應用的適切性受到質疑，甚至沒有必要（參考葉高華 2017: 62）：族群通婚相當普遍，華語於家庭領域也逐漸成為新一代的「母語或第一語言」（參考 2.2.1 文獻回顧）。於本文筆者目的在於探討台語於「家庭內的流失」情形，取樣理所當然立基於「家庭互動起點以台語為主者」（和父母互動以台語為主），亦即「語用上的台語家庭」，如此可看到更客觀的全貌。此外，本研究取樣的年齡層為 1966 年以前出生者，「語用上的台語家庭」的取樣標準應能客觀反映該世代大部分閩南族群的家庭語言使用情形。¹

2.3.4 組間與組內差距

關於影響和四代家人台語傳承的兩大因素「年齡、教育」，可能受限篇幅、語料數量或研究目的，大部分文獻僅探討大範圍的組間差距（inter-group，例如老老、中老、初老），但缺乏組內（within-group，

¹ 受訪者的父母輩可合理估計為 1950 年以前出生者，時值國民政府接管台灣（1945 年），教育普及率低而大多閩南族群尚無法流利使用華語，因此台語仍是受訪者和父母的主要溝通語言。

例如老老組於四代家人間的台語流失率)或進一步的事後比較(post hoc)，這也是本文要補充的。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筆者於 2016 年針對南部某縣市三家醫院求醫民眾之醫用台語需求研究的一部份。資料收集方式為問卷(附錄一)，問卷結構包括受訪者基本資料與語言背景與家庭語言使用情形。對四代家人使用台語頻率測量如下：5=幾乎都用台語、4=主要台語偶爾國語、3=台語國語各半、2=主要國語偶爾台語、1=幾乎都用國語。

為符合本次研究目的「台語家庭語言傳承情形」，受訪者條件為(1)1966年以前出生者，(2)台語能力達「可以和其他人溝通」或「很流利」，²(3)和父母互動以台語為主。³語料收集方式與問卷內容經研究倫理審查通過。本研究共取得 1,304 份有效問卷，達上述兩條件的受訪者問卷共 1,229 份。⁴我們將受訪者依照年齡分為(表二，參考葉高華(2017))：戰前中老世組(1921-1945 出生，71 歲或以上，最老為 1921 年出生)、戰後初老組(1946-1955 出生，61-70 歲)、戰後中年組(1956-1965 出生，51-60 歲)。此外，我們於資料分析過程，發現有非預期結果時，期能更適切解釋該模式，我們進一步依據受訪者家庭成員是否有孫子輩，區隔「有孫者／有四代」、與「無孫者／僅三代」。當受訪者針對以下問題“和孫子互動時”勾選 1~6 任一項時，則歸類為「有孫者」，若勾選 7 則為「無孫者」。要注意的是，本研究歸類的「無孫者」，更適切的說應是「無機會和孫子互動者」(共 317 位)，

² 台語能力分五級如下：5=很流利、4=可以和其他人溝通、3=勉強可以溝通但有困難、2=聽得懂但不會講、1=完全不懂。

³ 「和父母互動以台語為主」指受訪者填寫的和父母二者講台語頻率平均等於或大於 4 者(5=幾乎都用台語、4=主要台語偶爾國語)。

⁴ 我們取得的 1,304 份有效問卷，去除 7 份為台語自評未達 4 分，68 份為台語自評達 4 分但和父母使用台語平均值未達 4 分，後者多為通婚家庭或來自非閩南家庭。

包括了受訪者主動補充的以下狀況：家族中尚無孫子輩（60 位），孫子還小不會說話（9 位），不同住（3 位），其餘 290 位未說明。

- 1 幾乎都用國語
- 2 主要國語偶爾台語
- 3 台語國語各半
- 4 主要台語偶爾國語
- 5 幾乎都用台語
- 6 其他語言（說明_____）
- 7 無法回答

關於教育程度共分五程度：小肄（小學肄業或不識字）、小學、初中、高中、專上（專科或以上），前三者為「低教組」，後二者為「高教組」（表二）。此分類原因有二：（1）初中程度乃華語自評達「可和他人溝通而不覺有困難」的基本門檻（平均 3.87，表三）；（2）在教育普及的中年世代與不普及的中老世代，容易發生小肄組或專上組人數過少的現象，而無法滿足統計檢定所需要的基本數量，因此教育程度需概化為高低兩組。

關於統計檢定，我們使用 SPSS Statistics 17.0 軟體，以「皮爾生相關係數／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檢定連續性變數之間的相關性。以「T-test」檢定兩類組之間差異程度（例如高低教育組），三個以上項目之間的差異程度（例如三個年齡層之間）則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並以「Bonferroni Post-hoc Test／事後檢定」檢測組別間的差異程度。「卡方／Chi-square」檢定類別變數之差異（例如性別）。此外，分析兩因子的交互作用對自變數影響是否顯著時（例如年齡層與有否孫子者對家人講台語頻率的影響），我們先以「線性回歸分析／General Linear Model」與「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Repeated Measures ANOVA」檢定，有達顯著效果者，則進行事後的「成對 T 檢定／Pairwise Comparisons」。

表二 受訪者基本資料

	出生年/年齡 (2016年)	平均 年齡	人數	有孫	無孫	男性	女性	教育 五組			小計	教育 小計 兩組	
								男性	女性	小計		低教	高教
戰後 中年組	1956-1965年 (60-51歲)	56歲	288	102	186	137	151	小肄	60	127	187	低教	755
戰後 初老組	1946-1955年 (70-61歲)	66歲	436	333	103	213	222	小學	153	200	353		
戰前 中老組	1921-1945年 (95-71歲)	78歲	505	477	28	254	250	初中	119	96	215	高教	460
								高中	136	109	245		
合計			1299	912	317	604	623	專上	127	88	215		1215

4. 結果

關於三年齡層台語家庭和四代家人台語傳承情形，因為華語能力是促發語言轉移的基礎，以下先說明受訪者的華語能力。

4.1 華語能力自評

華語自評為可以和他人溝通者（4分）或很流利者（5分）將近六成多（65.5%，表三），勉強可以溝通但有困難（3分）或更弱者佔三成多（34.4%）。整體而言，皮爾生相關係數的檢定結果，呼應文獻年齡與教育為影響華語能力的重要因子（Yeh et al. 2004），教育程度愈高者（ $r=0.628, p<.01$ ），或年齡越小者（ $r=-0.435, p<.01$ ），華語能力愈強。我們進一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別檢視年齡與教育兩因子對華語能力影響，結果顯示此二因子皆有顯著影響（ $df=2, F=118.167, p<.001$ ； $df=4, F=224.722, p<.001$ ，表三）。事後檢定顯示：每個教育程度者與其上一階梯皆呈顯著差異，也就是「小肄<小學<初中<高中<專上」（表三， $p<.01$ ），而中年組華語自評顯著高於初老，而初老又顯著高於中老（中老<初老<中年，表三， $p<.01$ ）。我們可以說，對於1965年或以前出生者，華語能力反映教育程度，而「初中程度」（華語

自評平均為 3.87，幾乎接近 4) 為其華語能力達「可和他人溝通而不覺有困難」之門檻。

表三 華語能力自評平均值、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檢定結果

	人數 N (%)	華語能力自評					
		年齡層	Mean (N)	SD	教育程度	Mean (N)	SD
1 完全不懂	101 (8.2%)	中年	4.22 (288)	0.75	小肄	2.18 (187)	1.15
2 聽得懂但不會講	119 (9.7%)	初老	3.99 (434)	0.98	小學	3.30 (352)	1.06
3 勉強可以溝通 但有困難	202 (16.5%)	中老	3.09 (503)	1.32	初中	3.87 (216)	0.88
4 可以和其他人溝通	500 (40.8%)				高中	4.23 (244)	0.63
5 很流利	303 (24.7%)				專上	4.59 (214)	0.61
合計	1225 (100.0%)	平均	3.64 (1225)	1.19	平均	3.64	1.19
One-way ANOVA			df=2 F value=118.167 $p<.001$			df=4 F value=224.722 $p<.001$	
Bonferroni Post-hoc Test			中老<初老<中年**			小肄<小學<初中<高中<專上**	

* $p<.05$; ** $p<.01$

此外，我們進一步將教育程度與三年齡層的華語程度，分別做皮爾生相關係數檢定，結果顯示，教育程度與華語程度的相關性，於中老組最高 ($r=0.606$, $p<.01$)，於中年組最低 ($r=0.457$, $p<.01$)。我們進一步以卡方檢定三年齡組教育程度的差異，結果也呈現顯著差異 (Value=227.915, $df=8$, $p<.001$ ，表四)。例如中年組有 37.8% 為低教組，整體華語平均 3.71，中老年組之低教組則高達 78.8%，華語平均為 2.88。⁵有別於 Huang (1988: 328) 的觀察，對於 1966 前出生者，教育比年齡更能影響華語能力，尤其是對於教育普及率最低的中老世代。

⁵ 中年低教組華語自評分別為小肄=3.50，小學=3.58，初中=4.05，平均為 3.71。中老低教組華語自評分別為小肄=2.01，小學=3.05，初中=3.58，平均為 2.88。

表四 三年齡組教育程度分布與卡方檢定結果

	教育五組人數 (%)						教育兩組人數 (%)		
	小肆	小學	初中	高中	專上	小計	低教組	高教組	小計
中年	8 (2.8%)	33 (11.7%)	66 (23.3%)	100 (35.3%)	76 (26.9%)	283 (100%)	107 (37.8%)	176 (62.2%)	283 (100%)
初老	38 (8.8%)	139 (32.1%)	78 (18.0%)	90 (20.8%)	88 (20.3%)	433 (100%)	255 (58.9%)	178 (41.1%)	433 (100%)
中老	142 (28.3%)	181 (36.1%)	72 (14.4%)	55 (11.0%)	51 (10.2%)	501 (100%)	395 (78.8%)	106 (21.2%)	501 (100%)
小計	188	353	216	245	215	1217	757	460	1217
Pearson Chi-Square	Value	df	<i>p</i>			Value	df	<i>p</i>	
	227.915	8	<.001			132.644	2	<.001	

4.2 台語家庭的台語流失整體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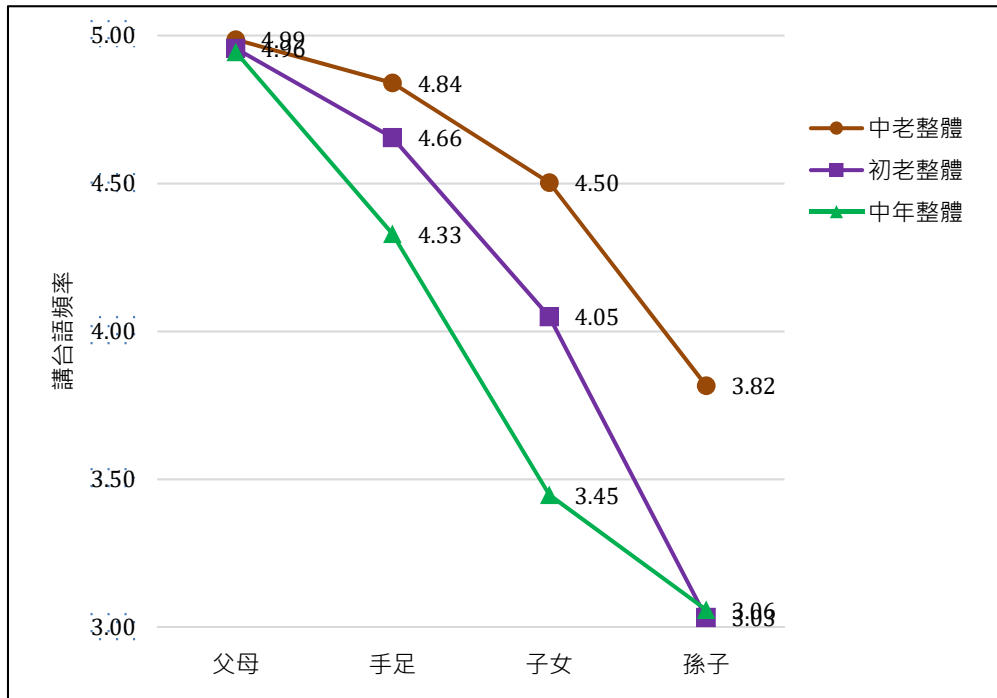
關於家庭內的代間台語傳承，我們主要結果以及對文獻的增修如下：（1）誠如預期：年齡與教育程度皆呈現「兩層次的逐代流失」，亦即受訪者愈年輕者，或教育程度愈高，和家人講台語頻率愈低，其交談對象愈年輕，頻率也愈低（圖二、圖八）；（2）呼應文獻：台語於家庭的流失於戰前出生的中老組世代即已顯著；別於預期：（3）「有無孫子」是顯著因子；（4）整體而言，不論從年齡或教育因子檢視，台語家庭的台語流失都呈現「疑似緩減」趨勢。因為年齡與教育因子是本研究核心，我們以編碼逐項陳列方式呈現結果。AGE 代表年齡因子、FML/family 代表四代家人、EDU/education 代表教育因子。

4.3 三年齡層於四代家人台語流失

4.3.1 第一層次：三年齡組間差異與有無孫子差異

AGE1 中年與初老對父母講台語的頻率均顯著低於中老（ $p < .05$ ，表五，格 B11），但中年和初老並無差異，形成「中年/初老 < 中老」。

-
- AGE2 納入「孫子因子」可發現，中年組對父母講台語顯著低於中老組主要原因來自「中年無孫者」，其表現顯著低於中老有孫者 ($p < .01$ ，格 B12)，因為中年有孫者與中老有孫者兩者並無差異。相較下與中老只隔一代的初老，其整體對父母講台語頻率卻已達顯著低於中老 ($p < .05$ ，格 B11)，這是否意味初老組似乎更急切和父母講華語？（將於第 5.2.2 節討論）。
-
- AGE3 台語傳承來到手足輩，已呈現「每隔一世代即有顯著差異」，亦即「中年 < 初老 < 中老」 ($p < .01$ ，格 C11)。
-
- AGE4 孫子因素對同年齡層也產生作用，亦即「同世代內孫子效應」。對中年與初老而言，同為無孫者或同為有孫者，對手足講台語並無差異，但同年齡層的無孫者皆顯著低於同年齡層的有孫者。 ($p < .01$ ，格 C12 與 C13)。
-
- AGE5 對子女講台語的頻率，持續呈現「每隔一世代即有顯著差異」的流失模式 ($p < .01$ ，格 D11)。
-
- AGE6 前述「同世代內孫子效應」，再度出現於對子女講台語頻率，亦即中年無孫顯著低於中年有孫，初老無孫顯著低於初老有孫 ($p < .01$ ，格 D12 與 D13)，關於「孫子效應」我們將於第 5.1 節討論。
-
- AGE7 台語流失情形來到孫子輩，卻未出現預期的每隔一世代即有顯著差異，而是回到同第一代父母的模式，中年與初老顯著低於中老 ($p < .01$ ，格 E11)，但中年與初老無差異，中年對孫子講台語頻率的平均值甚至高於初老 (3.06 vs. 3.03，格 E2 與 E3 以及圖二的初老與中年交叉點)，這是否意味台語流失來到中年組出現「疑似緩減」？或是有孫之初老組似乎更急切和孫子講華語（圖三，4.19 至 3.03 的急降坡）？我們將於第 5.2 節討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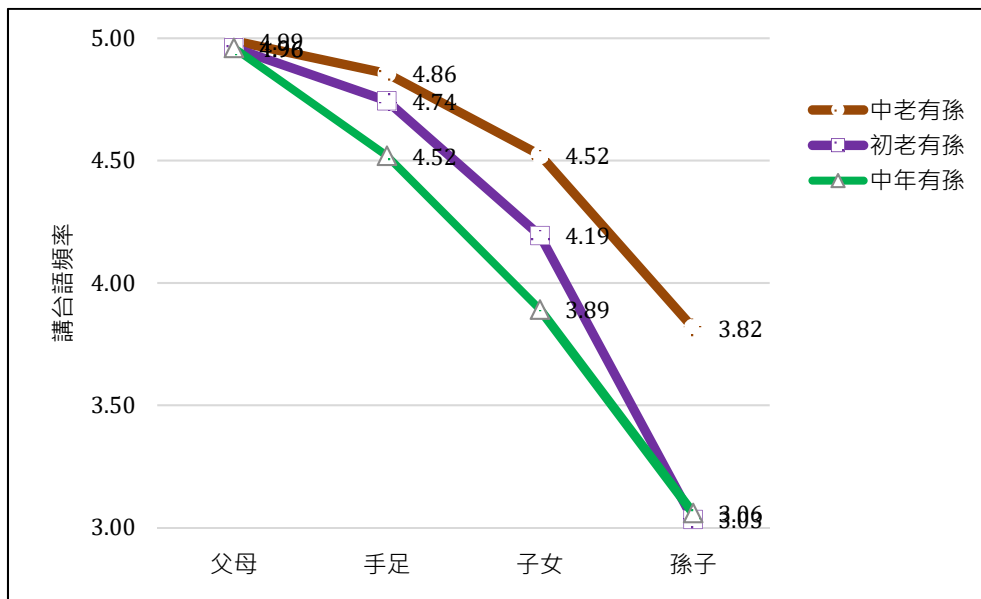


圖二 三年齡層整體對四代家人講台語頻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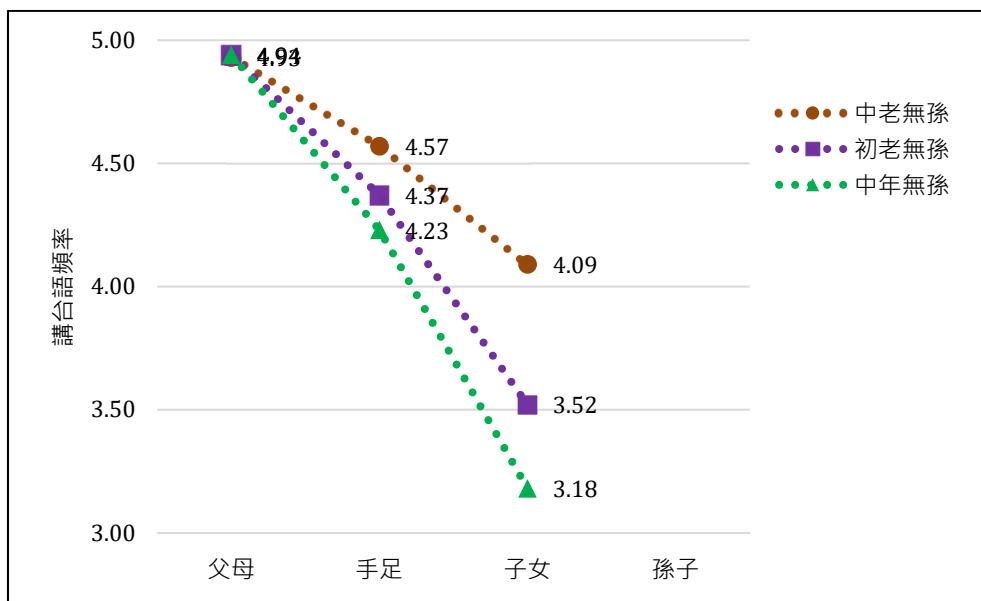
表五 三年齡組和四代家人講台語頻率平均值、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檢定結果

	父母	手足	子女	孫
A	B	C	D	E
1	Mean (N) SD	Mean (N) SD	Mean (N) SD	Mean (N) SD
2 中年整體	4.94 0.23	4.33 0.92	3.45 1.35	3.06 1.33
3 初老整體	4.96 0.20	4.66 0.71	4.05 1.17	3.03 1.42
4 中老整體	4.99 0.12	4.84 0.52	4.5 (499) 0.87	3.82 1.37
One-way ANOVA	df=2 F value=5.775 p=.003	df=2 F value=48.745 p<.001	df=2 F value=80.334 p<.001	df=2 F value=35.892 p<.001
5 中年無孫	4.94 0.25	4.23 0.97	3.18 1.34	
6 初老無孫	4.94 0.24	4.37 0.94	3.52 (90) 1.25	
7 中老無孫	4.93 (28) 0.26	4.57 (28) 0.96	4.09 (23) 1.16	
8 中年有孫	4.96 0.20	4.52 0.81	3.89 1.25	3.06 1.33
9 初老有孫	4.96 0.19	4.74 0.60	4.19 1.11	3.03 1.42
10 中老有孫	4.99 0.10	4.86 0.47	4.52 0.85	3.82 1.37
One-way ANOVA	df=5 F value=3.35 p<.005	df=5 F value=28.063 p<.001	df=5 F value=45.374 p<.001	df=2 F value=35.892 p<.001
11	中年/初老<中老*	中年<初老<中老**	中年<初老<中老**	中年/初老<中老**
12	中年無孫<中老有孫**	中年無孫<中年有孫**	中年無孫<中年有孫**	
13		初老無孫<初老有孫**	初老無孫<初老有孫**	
14		中年無孫<初老有孫**	中年無孫<初老有孫**	
15 Bonferroni Post-hoc Test		初老無孫<中老有孫**		
16			初老有孫<中老有孫**	初老有孫<中老有孫**
17			中年無孫<中老無孫**	
18		中年無孫<中老有孫**	中年無孫<中老有孫**	
19		中年有孫<中老有孫**	中年有孫<中老有孫**	中年有孫<中老有孫**

*p<.05; **p<.01



圖三 三年齡層有孫者對四代家人講台語頻率



圖四 三年齡層無孫者對三代家人講台語頻率

4.3.2 第二層次：各年齡組於其家庭四代間降幅的組內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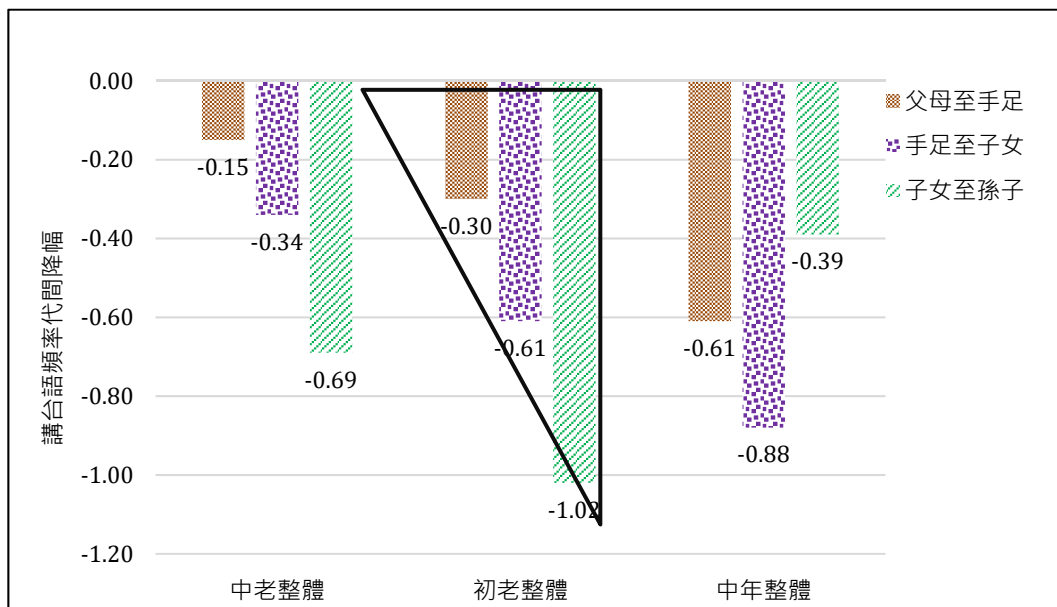
FML1 關於每個年齡組與其四代家人台語傳承的流失情形，我們以「家庭代間降幅」指涉每個年齡層對其連續兩代家人講台語頻率的減少程度。圖二與圖五顯示對每個年齡層而言，愈往下一代，代間降幅也愈大。唯一例外出現於中年組，圖五可看出整體中年組對子女至孫子降幅（僅-0.39）低於其手足至子女降幅（-0.88），更遠低於初老組子女至孫子的降幅（-1.02）。這意味中年組對孫子的台語流失頻率出現「緩減趨勢」，還是初老組急切和孫子講華語？為釐清此議題，我們必須納入孫子因素。

FML2 我們首先檢視於有孫（有四代者）之受訪者（共 912 人，表二），「四代家人」（主效果）與「年齡層」此二自變項因子對「講台語頻率」的作用，進行線性回歸分析與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主效果顯著（ $df=3, F=535.054, p<.001$ ），交互作用也顯著（ $df=6, F=22.188, p<.001$ ）。我們進一步針對四代家人與年齡層交互作用，作簡單的主效果檢定與事後檢定。成對 T 檢定結果如下：在三個年齡層的有孫者中，每個年齡組與其四代家人講台語的代間降幅皆為顯著，亦即「每隔一代家人即有顯著流失」，皆呈現「孫子<子女<手足<父母」（ $p<.01$ ，表六，格 F2~F4）。也就是說，台語家庭的台語流失情形，於中老年齡層（戰前世代）雖然大致維持台語多於華語（第 4 列，最低平均值仍大於 3）但已呈現顯著流失（F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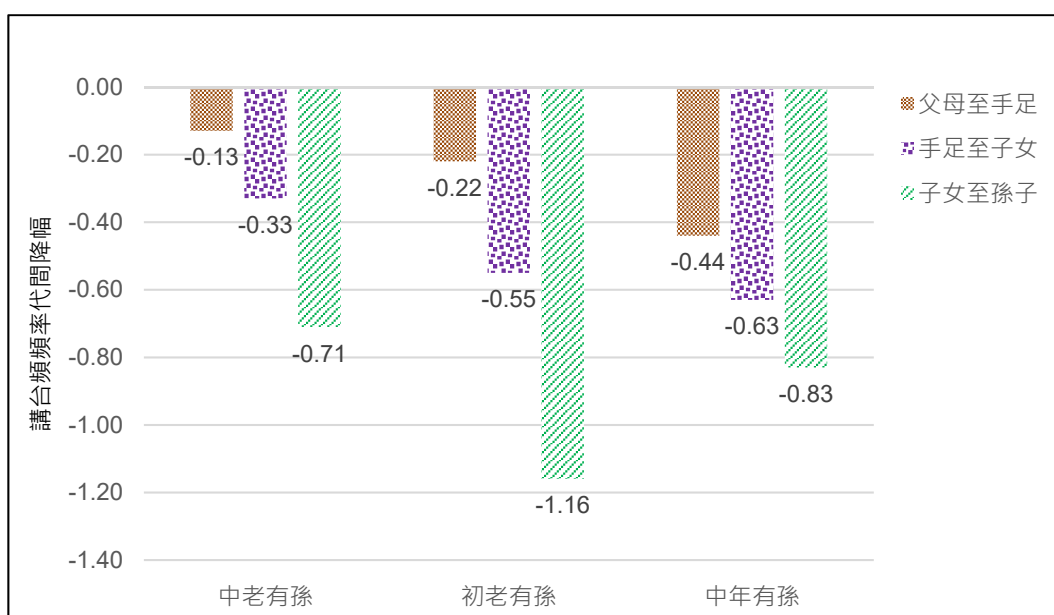
FML3 我們針對無孫之受訪者（共 317 人，表二）重複上述線性回歸分析與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檢定「三代家人」（主效果）與「年齡層」此二自變項因子對「講台語頻率」的作用，結果顯示主效果顯著（ $df=2, F=110.907, p<.001$ ），交互作用也顯著（ $df=4, F=4.361, p=.002$ ）。我們進一步針對上述兩自變因子的

交互作用，作簡單的主效果檢定與事後檢定，成對 T 檢定結果如下：也有一致發現：每隔一代家人即有顯著流失的模式也出現於中年與初老無孫者「子女<手足<父母， $p<.01$ ，表六，格 F5~F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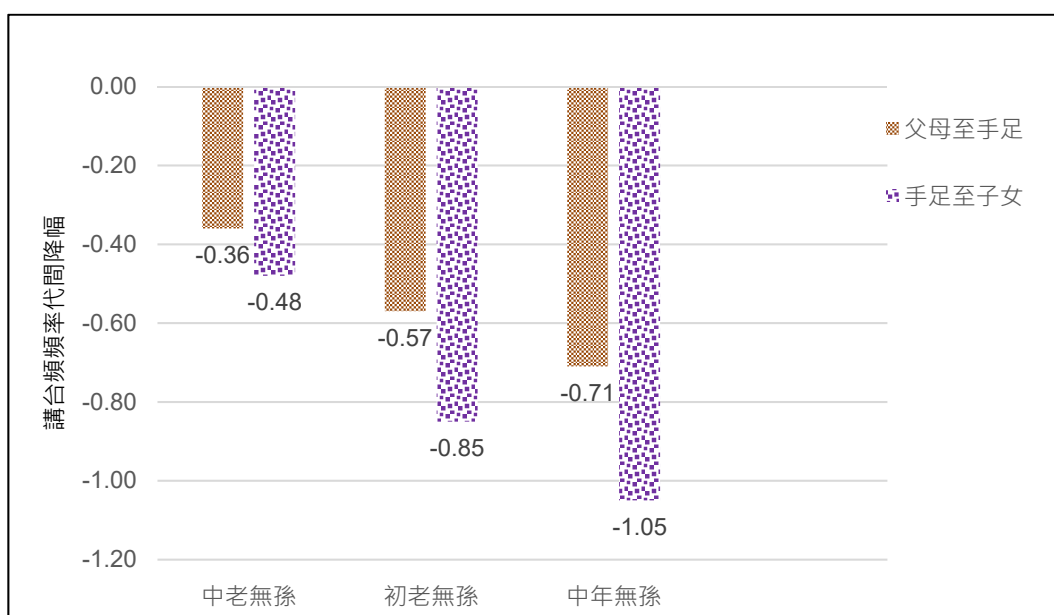
上述 FML2 與 FML3 的結果大致呼應文獻的觀察，戰前出生的中老世代對四代家人雖然還是以台語為主，但已有顯著代間流失現象（Chan 1994: 120，蕭素英 2007: 705）。



圖五 三年齡層整體對家人講台語代間降幅



圖六 三年齡層有孫者對家人講台語代間降幅



圖七 三年齡層無孫者對家人講台語代間降幅

表六 各年齡層和家人講台語平均值、線性回歸分析與重複量數與成對
T 檢定結果

1	Mean	General Linear Model &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df	F value	p	Pairwise Comparisons
		父母	手足	子女	孫子				
2	中年有孫	4.96	4.52	3.89	3.06	3	85.593	<.001	孫子<子女<手足<父母**
3	初老有孫	4.96	4.74	4.19	3.03	3	367.908	<.001	孫子<子女<手足<父母**
4	中老有孫	4.99	4.86	4.52	3.82	3	249.551	<.001	孫子<子女<手足<父母**
5	中年無孫	4.94	4.23	3.18		2	196.055	<.001	子女<手足<父母**
6	初老無孫	4.94	4.37	3.52		2	84.644	<.001	子女<手足<父母**
7	中老無孫	4.93	4.57	4.09		2	9.524	<.001	子女<父母**

** $p < .01$ ；人數與 SD 值請參考表五

4.4 教育程度與四代家人台語流失

4.4.1 第一層次：五教育程度組間差異與有無孫子差異

EDU1 不同教育程度者和父母或和手足講台語的頻率，通常要上隔兩或三個教育階梯才有顯著差異，或是說低教組和高教組之間才有差異（表七，格 B17~C19），例如「高中/專上<小肄/小學」（ $p < .01$ ）、「專上<初中」（ $p < .05$ ）。

EDU2 然而來到子女輩，則呈現「上隔一梯」即有顯著流失，也就是「專上<高中<初中<小學<小肄」（ $p < .01$ ，格 D17）。

EDU3 和孫子講台語頻率，於較低的三個程度之間，也是「上隔一梯」即有顯著的流失（小肄<小學<初中， $p < .01$ ，格 E17 與 E18），然而於高教組卻出現「疑似緩減」的現象，這使得初中、高中、專上三者彼此無顯著差異（格 E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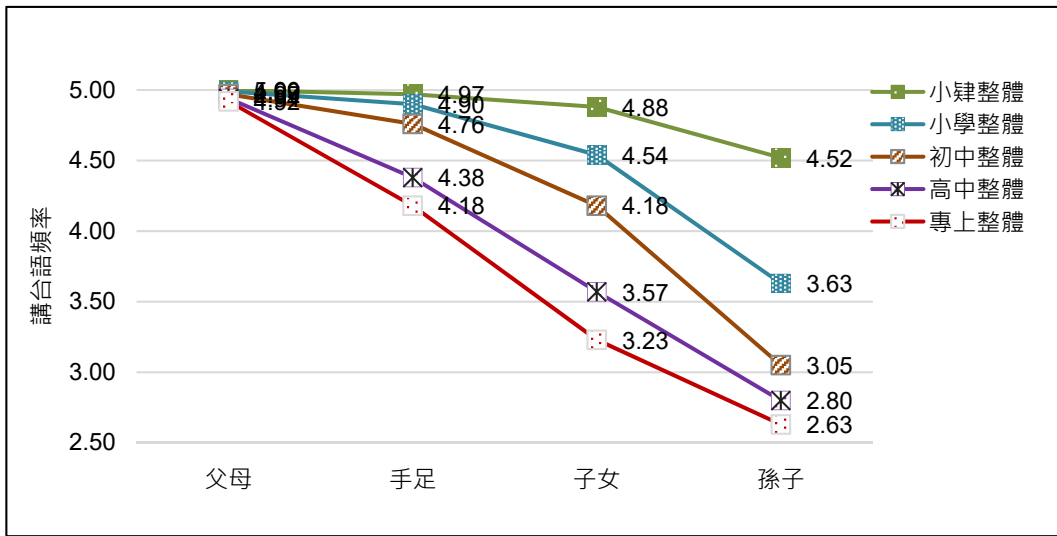
EDU4 高中和專上的無差異，於無孫與有孫者更容易看出，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檢定顯示，不論是無孫或有孫，和第幾代家人講台語，高中和專上兩者之間幾乎無差異，尤其高中有孫者和專上有孫者兩表現非常接近，圖九可看出兩者的線條幾乎是平行貼近，事實上，專上唯一顯著低於高中為整體對手足、對子女講台語頻率（專上<高中， $p<.05$ ，格 C20 或 $p<.01$ ，格 D17）。關於高教組所呈現的「疑似緩減」我們將於 5.3 討論。

EDU5 關於「孫子效應」，表七顯示，整體而言同教育程度之無孫者對家人講台語頻率皆低於有孫者（列 7~16），也就是「同教育程度內孫子效應」。但有趣的是有達顯著差異者只為高教組對手足與對子女，例如高中無孫者對手足或對子女講台語頻率顯著低於高中有孫者（ $p<.01$ ，格 C21 與 D21），專上組亦如此（ $p<.01$ ，格 C22 與 D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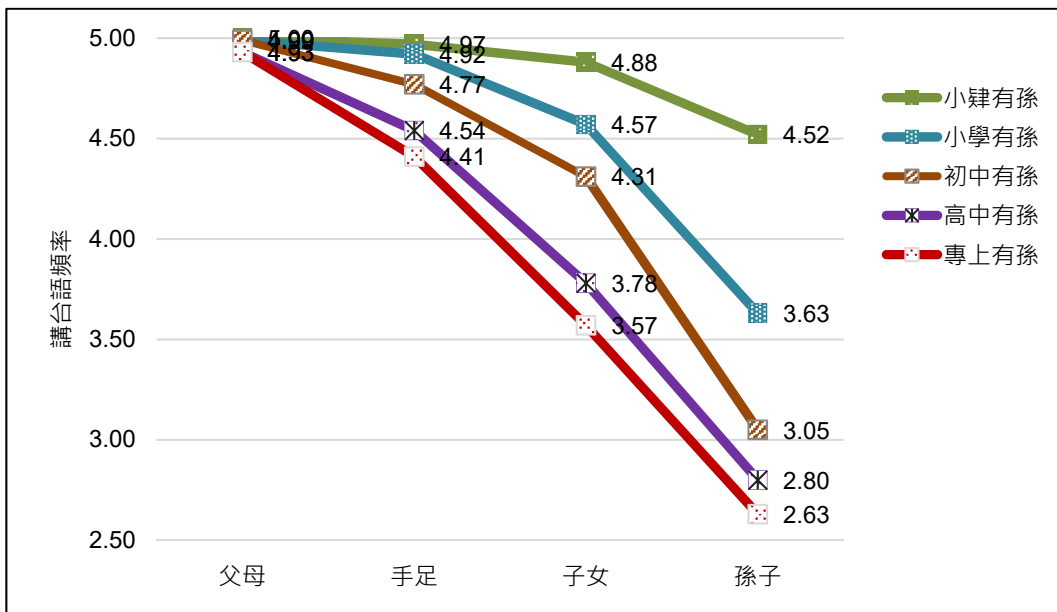
表七 五教育程度和四代家人講台語頻率平均值、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檢定結果

		父母		手足		子女		孫子	
A		B		C		D		E	
		Mean	SD	Mean (N)	SD	Mean (N)	SD	Mean (N)	SD
1									
2	小肆整體	5 (188)	0	4.97 (186)	0.19	4.88 (183)	0.51	4.52 (174)	0.96
3	小學整體	4.99	0.09	4.9 (351)	0.35	4.54 (347)	0.82	3.63 (321)	1.34
4	初中整體	4.97	0.16	4.76 (215)	0.59	4.18 (202)	0.98	3.05 (155)	1.42
5	高中整體	4.94	0.24	4.38 (245)	0.84	3.57 (238)	1.22	2.80 (136)	1.19
6	專上整體	4.92	0.28	4.18 (214)	1.02	3.23 (205)	1.37	2.63 (114)	1.45
	One-way ANOVA	df=4 F value=8.987 <i>p</i> <.001		df=4 F value=63.88 <i>p</i> <.001		df=4 F value=96.34 <i>p</i> <.001		df=4 F value=55.994 <i>p</i> <.001	
7	小肆無孫	5.00	0	5.00 (14)	0.00	4.90 (10)	0.32		
8	小學無孫	5.00	0	4.75 (32)	0.57	4.12 (26)	1.24		
9	初中無孫	4.93	0.25	4.74 (61)	0.60	3.77 (48)	0.97		
10	高中無孫	4.94	0.23	4.18 (108)	0.94	3.29 (101)	1.29		
11	專上無孫	4.90	0.30	3.90 (98)	1.12	2.80 (90)	1.30		
12	小肆有孫	5.00	0	4.97 (172)	0.20	4.88 (173)	0.52	4.52 (174)	0.96
13	小學有孫	4.99	0.10	4.92 (319)	0.32	4.57 (321)	0.77	3.63 (321)	1.34
14	初中有孫	4.99	0.11	4.77 (154)	0.59	4.31 (154)	0.95	3.05 (155)	1.42
15	高中有孫	4.93	0.25	4.54 (137)	0.72	3.78 (137)	1.12	2.80 (136)	1.19
16	專上有孫	4.93	0.25	4.41 (116)	0.87	3.57 (115)	1.34	2.63 (114)	1.45
	One-way ANOVA	df=9 F value=4.649 <i>p</i> <.001		df=9 F value=35.786 <i>p</i> <.001		df=9 F value=51.587 <i>p</i> <.001		df=4 F value=55.994 <i>p</i> <.001	
17		高中/專上<小肆/小學**		高中/專上<小肆/小學**		專上<高中<初中<小學<小肆**		小學/初中/高中/專上<小肆**	
18		專上<初中*		初中<小肆*				初中/高中/專<小學**	
19	Bonferroni Post-hoc Test			高中/專上<初中**					
20				專上<高中*					
21				高中無孫<高中有孫**		高中無孫<高中有孫**			
22				專上無孫<專上有孫**		專上無孫<專上有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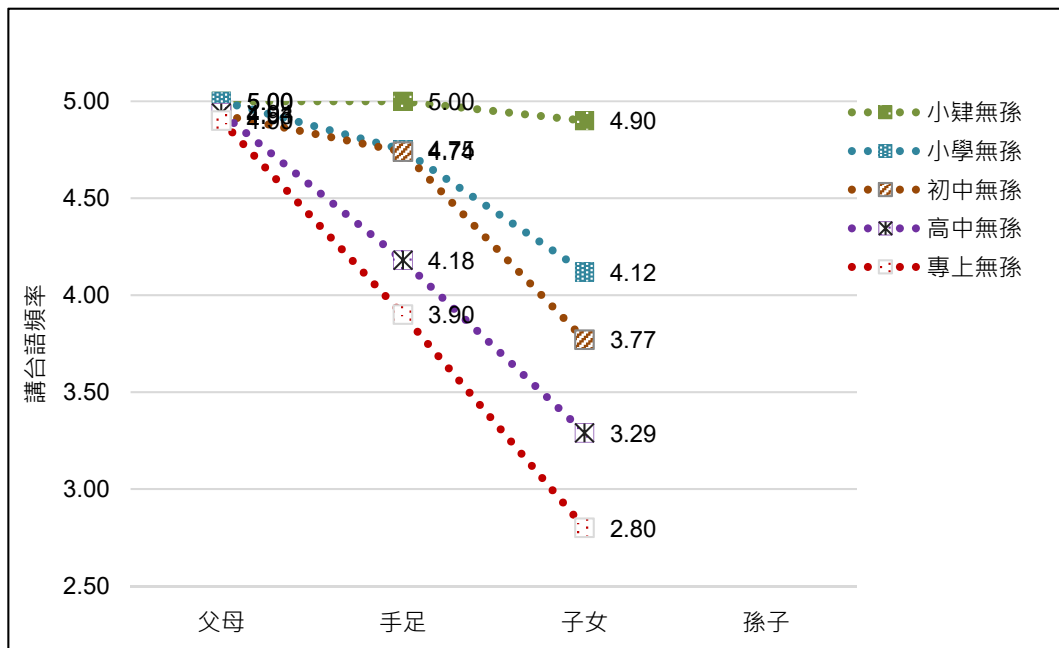
* *p*<.05; ***p*<.01



圖八 五教育程度整體對四代家人講台語頻率



圖九 五教育程度有孫者對四代家人講台語頻率



圖十 五教育程度無孫者對三代家人講台語頻率

4.4.2 第二層次：各教育程度者和四代家人講台語（組內差距）

FML4 關於每個教育程度者對其各自四代家人的「家庭代間流失率」，我們首先檢視有孫者（912 人）的「四代家人」（主效果）與「教育程度」此二自變項因子對「講台語頻率」的作用，進行線性回歸分析與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主效果顯著（ $df=3, F=753.909, p<.001$ ），交互作用也顯著（ $df=12, F=31.994, p<.001$ ）。我們進一步針對四代家人與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作簡單的主效果檢定與事後檢定，成對 T 檢定結果顯示，除了小肆之外，從小學到專上四個組別中，其與四代家人講台語的代間降幅均呈現每隔一代家人即有顯著流失，「孫子<子女<手足<父母」（ $p<.01$ ，表八，格 I2~I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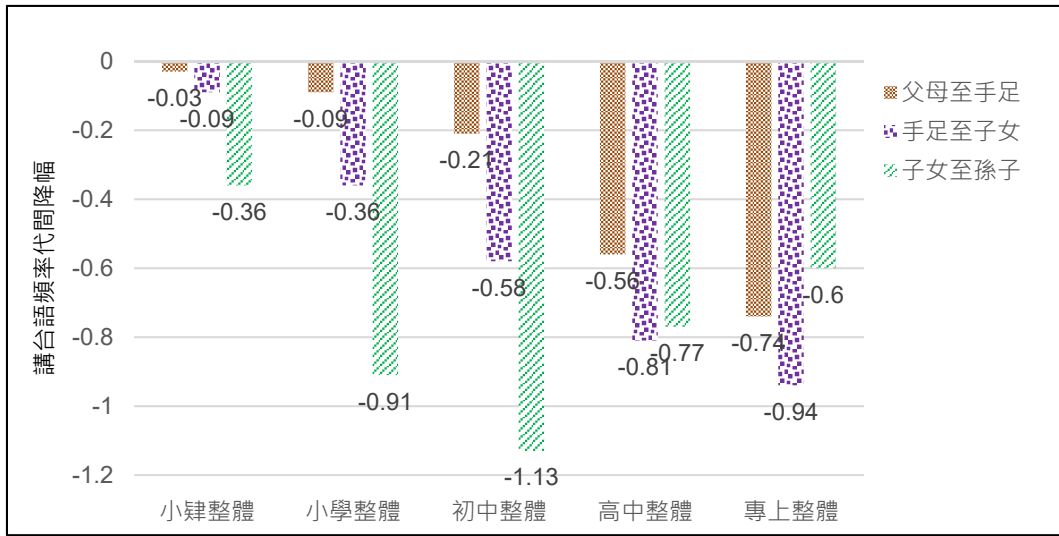
FML5 我們針對無孫家人之受訪者（共 317 人），重複上述線性回歸分析與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三代家人」（主效果）與「教

育程度」此二自變項因子對「講台語頻率」的作用，結果顯示主效果顯著（ $df=2, F=88.07, p<.001$ ），交互作用也顯著（ $df=8, F=7.984, p<.001$ ）。我們進一步針對上述兩自變因子的交互作用，作簡單的主效果檢定與事後檢定如下：每隔一代家人即有顯著流失的模式出現於初中、高中、專上（ $p<.05$ 或 $p<.01$ ，表八，格 I8~I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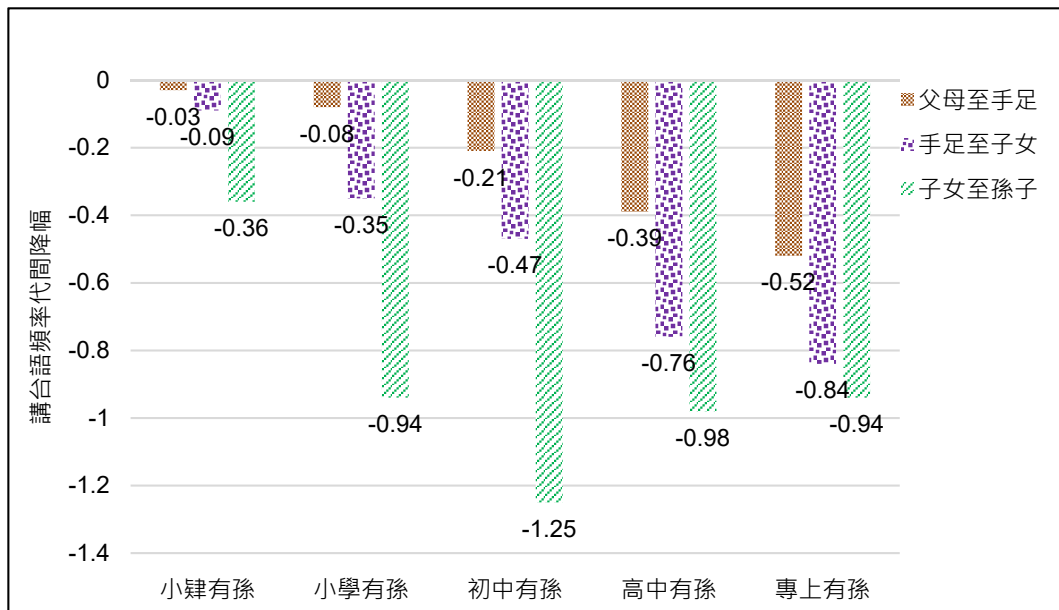
表八 各教育程度和家人講台語頻率平均值、線性回歸分析與重複量數與成對 T 檢定結果

		General Linear Model &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Pairwise Comparisons	
Mean		A	B	C	D	E	F	G	H	I
		父母	手足	子女	孫子	df	F value	P		
1	小肆有孫	5	4.97	4.88	4.52	3	33.324	<.001	孫子<子女/手足/父母** 子女<父母*	
2	小學有孫	4.99	4.92	4.57	3.63	3	248.842	<.001	孫子<子女<手足<父母**	
3	初中有孫	4.99	4.77	4.31	3.05	3	169.378	<.001	孫子<子女<手足<父母**	
4	高中有孫	4.93	4.54	3.78	2.80	3	186.737	<.001	孫子<子女<手足<父母**	
5	專上有孫	4.93	4.41	3.57	2.63	3	131.899	<.001	孫子<子女<手足<父母**	
6	小肆無孫	5	5	4.90		2	1	.387		
7	小學無孫	5	4.75	4.12		2	11.225	<.001	子女<父母** 子女<手足**	
8	初中無孫	4.93	4.74	3.77		2	51.416	<.001	子女<手足<父母*	
9	高中無孫	4.94	4.18	3.29		2	114.384	<.001	子女<手足<父母**	
10	專上無孫	4.90	3.90	2.80		2	144.015	<.001	子女<手足<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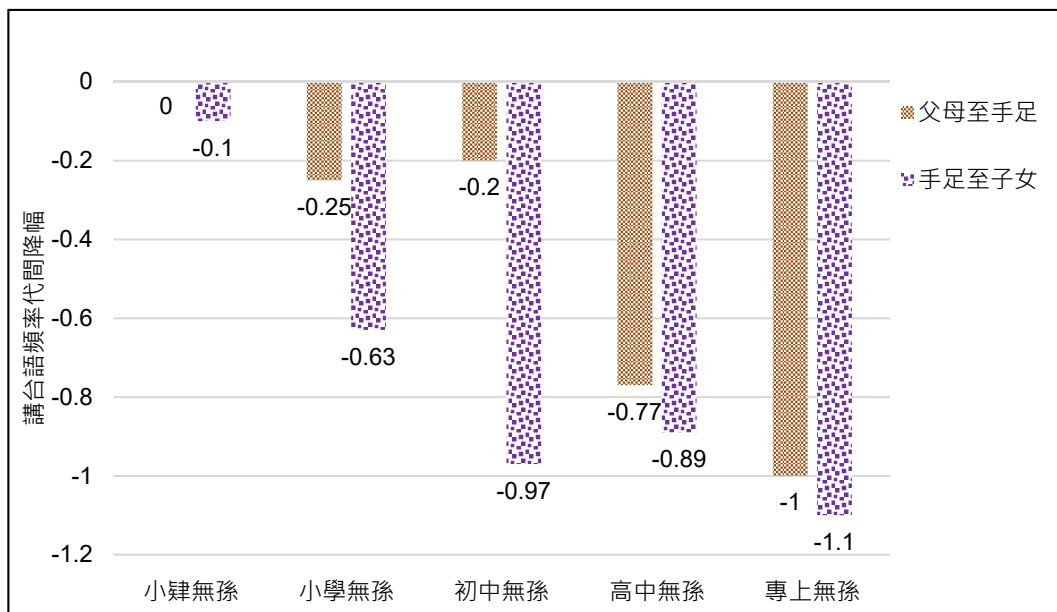
* $p<.05$ ；** $p<.01$ ；人數與 SD 值請參考表七



圖十一 五教育程度整體對家人講台語代間降幅



圖十二 五教育程度有孫者對家人講台語代間降幅



圖十三 五教育程度無孫者對家人講台語代間降幅

5. 討論：疑似緩減的趨勢

根據文獻與本研究結果，語言因轉移而於家庭內流失的過程，我們可合理預測三年齡層的代間降幅呈現（1）「倒立直三角／upside-down right triangle」，如圖五的初老整體以及圖五至圖七的所有組別，唯一例外為圖五的中年整體，而且（2）直角右邊長度會隨受訪者年齡越年輕而越長（亦即降幅越嚴重），例如圖五至圖七所有組別，兩個例外為圖五與圖六的中年組。（3）此外，在弱勢語言逐漸為強勢語言取代過程中，政經背景是重要因素（例如教育程度），我們預期教育因子也會形成「倒立直三角」模式，例如圖十一至圖十三的所有教育程度組（唯一例外為圖十一的高教組）；（4）而且直角的右線長度也會隨受訪者教育程度越高而越長，例如圖十一至圖十三的所有低教組，例外為所有的高教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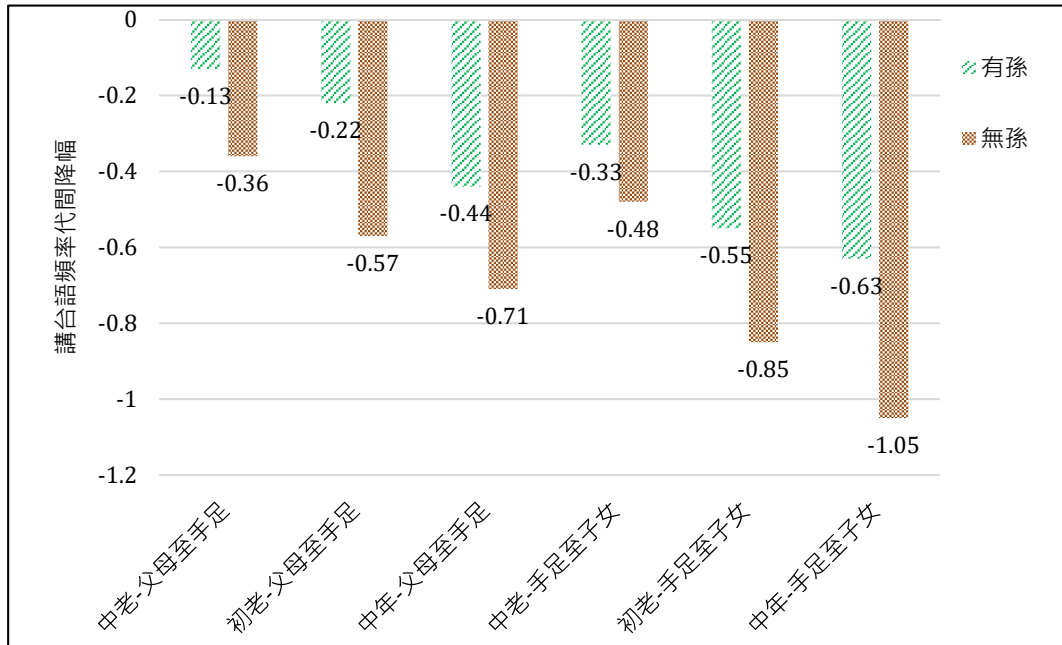
上述例外即為我們於第 4 節所呈現的，台語於家庭的流失情形來到中年組與高教組有「疑似緩減」趨勢（第 4 節 AGE7，FML1，EDU3，EDU4），以下我們從孫子效應與台語病識感、三世代受訪者背景、教育雙刃刀進一步討論此現象。

5.1 孫子效應：有孫者的家族語言病識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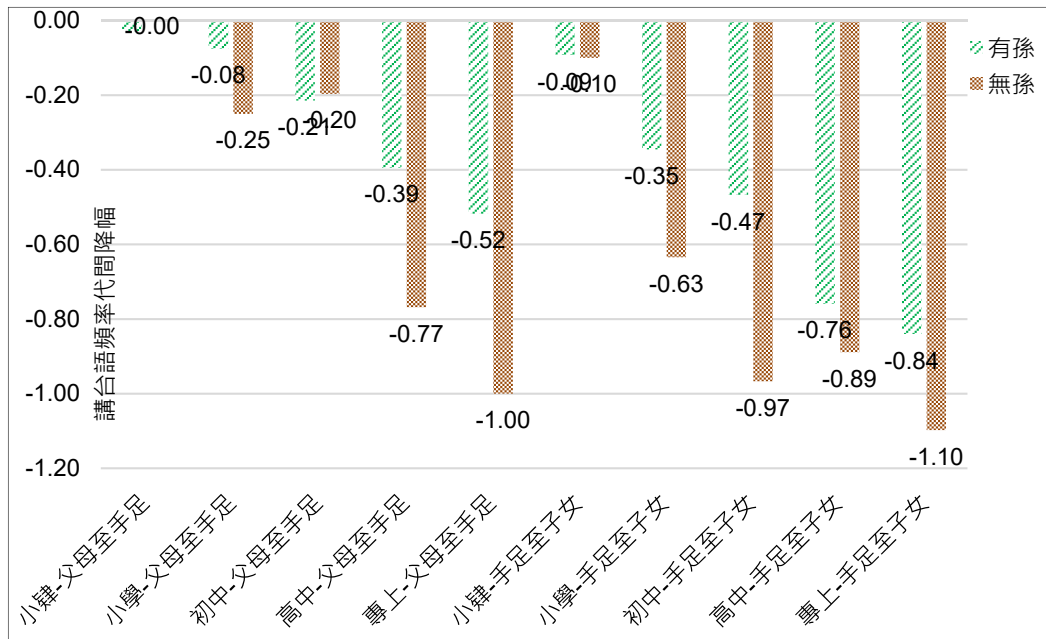
關於「有孫者」與「無孫者」此因子對家庭台語流失的影響，我們發現以下效應：

- 效應 1：同一年齡層或同教育程度之有孫者對每一代家人講台語頻率，呈現高於同條件的無孫者的大趨勢（表六、表八，尤其是同年齡層者），其代間降幅也低於後者（圖十四、圖十五）；
- 效應 2：孫子因子於對父母講台語頻率已展現影響性，中年有孫者已達顯著高於中老無孫者，然而中老有孫者和中年有孫者卻無差異（AGE2）；
- 效應 3：中年與初老的有孫者對手足或子女講台語頻率已達顯著高於同年齡層的無孫者（AGE4 與 AGE6 的「同世代內孫子效應」）；
- 效應 4：高教組的有孫者對手足或對子女講台語頻率也達顯著高於同教育程度的無孫者（EDU5 的「同教育程度內孫子效應」）。

因為「孫子因子」於先前文獻並未有相關探討，針對此非預期的重要因子，我們嘗試以「教育程度」解釋上述的效應 2 與 3，以有孫者的「家族語言病識感/anxiety about family language loss」解釋效應 1 與 4。



圖十四 三年齡層有孫者、無孫者對家人講台語代間降幅



圖十五 五教育程度有孫者、無孫者對家人講台語代間降幅

於 2016 年的 51-60 歲受訪者且已有孫者（即中年有孫者，102 人），其本身可能屬於教育程度較低者，因而較早進入職場或婚姻。⁶ 同理，2016 年的初老世代或中老世代無孫者，則可能為其本身或其子女輩之教育程度較高，因而晚婚。為驗證此假設，我們比較 1,229 位受訪者「有孫者」與「無孫者」之「高教組」與「低教組」人數分布情形。表九的卡平方結果顯示：對每個同世代的受訪者而言，有孫者與無孫者於高低組教育分配有顯著差異 ($p < .01$)，每個世代皆是有孫者的高教人口比例低於無孫者。

⁶ 我們也不排除可能是其子女教育程度較低或較早婚，但在教育逐漸普及之時代，子女之教育程度一般高於父母。

表九 三年齡組有孫無孫之高低教育程度分布與卡方檢定結果

	低教組人數(%)	高教組人數(%)	合計	Pearson Chi-Square		
				Value	df	p
中年無孫	58 (31.5%)	126 (68.5%)	184	8.843	1	.003
中年有孫	49 (49.5%)	50 (50.5%)	99			
初老無孫	35 (34.3%)	67 (65.7%)	102	33.293	1	<.001
初老有孫	220 (66.5%)	111 (33.5%)	331			
中老無孫	14 (51.9%)	13 (48.1%)	27	12.463	1	<.001
中老有孫	381 (80.4%)	93 (19.6%)	474			

上述於三年齡層受訪者的「有孫」與「無孫」所觀察的教育程度差異，結合一般文獻的觀察（低教者比高教者更傾向於使用低階語言，Huang 1988: 323，Chan 1994: 126，Yeh et al. 2004: 100，葉高華 2017: 73），可解釋中年或初老的有孫者對手足或對子女講台語頻率顯著高於同年齡層之無孫者（效應 3「同世代內孫子效應」），也可解釋原本預期所有世代的受訪者對父母講台語頻率應為一致性的高頻率，卻出現破口——中年無孫者顯著低於中老有孫者（效應 2）。

然而，有孫與無孫之間的教育程度差異並無法解釋效應 1：為何所有教育程度組的有孫者對同一代家人講台語頻率有高於同程度無孫者的趨勢、而且代間降幅也小於無孫者。筆者猜測，身處家族語言轉移的洪流中，台語流利使用者「家族語言病識感」的最強烈感受，應出現於和第四代的互動，爺奶輩感受到無法和孫子以台語溝通——「講無話」，因而過度遷就孫子使用自己不熟悉的華語（參考跨世代溝通的「過度遷就現象/over-accommodation」，Wei 2003: 142）。本研究問卷收集過程，約有四分之一的有孫者於被問及和孫子互動的語言時，會主動提及以下類似評論：“孫仔未曉講台語；孫仔聽有未曉講；北部的袂曉講啦；您講您的，我講我的；我講台語您用國語共我應；敢若外省的

(kán-ná guā-síng--ê)”。⁷我們的語料也顯示，這種語言病識感也可能來自有孫者之子女輩，例如有幾位受訪者提到：“囡仔攏叫我愛佢孫仔講台語”。這些來自有孫者或其子女輩的語言病識感，無形促發其捍衛或傳承家族語言的使命感，因而較常於家庭中使用台語。

最後，五個教育組別中，高中與專上的有孫者和手足或和子女講台語頻率，甚至達顯著高於同程度的無孫者（效應 4），但低教組的有孫者與無孫者卻無此差異，除了歸因於高教組有孫者的家族語言病識感，也可能與較高教背景所孕育他們的「多元或本土語言意識形態」（詳見 5.3 的討論）。

5.2 三世代受訪者

5.2.1 戰前／中老世代（1921-1945）：華語資本匱乏但已鬆動的台語堡壘

戰前出生的中老世代（於 1921-1945 出生者，平均 78 歲），屬於「教育資源與華語資本匱乏世代」。中老世代在其成長過程大都經歷日治時期（1895-1945 年），雖然日本政府於 1944 年制定《強迫入學條例》，但時值日治末期，自 1895 年制定日語為「國語」並刻意限制台灣人受教育（陳美如 1998: 12），使得在 1943 年接受小學以上教育的人口僅佔總人口的 0.54%（吳文星 1992: 101-114）。亦即中老世代接觸華語要到 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1947 年起制定學校華語授課開始（陳美如 1998: 180）。然而，雖然當時曾興起國語熱，卻因本省與外省的衝突與師資教材缺乏，國語熱很快消退（許雪姬 1991: 168）。此外，經歷日本殖民與外省霸權打壓台語的中老世代，或許是本研究中，最能感受動盪世局下未能習得「國語／官語」的剝奪感。日治時代的同化與皇民化運動（1919-1937，1937-1945），懲罰在校講臺灣話者（蔡盛琦 2011: 62-63）。再者，51 年的日治雖使得日語曾普及至 60%~73.8%，甚至成為年輕知識份子的主語（許雪姬 1991: 158），然

⁷ 下加一線表示台語。

而戰後政權轉移，國民政府為消除日本奴化餘毒，1946年禁用日語，好不容易攢累的日語資本者突然成「文盲」，國語成為擔任政府要職門檻（許雪姬 1991: 162-166），1956年推行「說國語運動」，台語再度被禁（中老世代當時為 11 歲—35 歲）。兩個政權對台語的剝奪，前總統李登輝常被引用的以下文中有深刻描述：“我七十來歲，從日據時代、光復到現代，在不同的政權下，我深刻體會到做一個台灣人的悲哀。日據時代講台語，要在太陽下罰跪。光復後也一樣，我的兒子憲文、媳婦月雲在學校說台灣話，也曾被處罰脖子掛牌子。”（引述於蕭阿勤 2012: 232）

不滿當政者對人民與台語的剝奪、缺乏教育與華語資本、日常生活依賴台語即可等時空背景下（Chan 1994: 123），戰前的中老世代學習華語的意願性、可行性、與需求性低，也因此他們的語言選擇性低（華語平均程度為勉強會講但有困難，表三），本應為台語的穩固堡壘。然而，當華語愈發強壯為主流語，經由家庭內的第三代與第四代滲侵家庭時（leakage in diglossia, Fasold 1984: 54-56），這塊穩固的台語堡壘也開始鬆動：在家講台語，但一轉頭對孫子遷就講華語（張學謙、蘇凰蘭 2017: 62，「越頭症」）；不論中老有孫或無孫（469 人、23 人），他們和每代家人講台語頻率雖然仍可以保持「台語為主」，但家庭代間流失情形卻已呈現每隔一代即有顯著差異（第 4 節 FML2、FML3，Chan 1994: 120，蕭素英 2007: 705）。

5.2.2 戰後初老世代（1946-1955）：擁有選擇並積極流動

戰後出生的初老世代（於 1946-1955 出生者，平均 66 歲）與中老世代共同經歷光復初期動盪不安的政局，禁用台語與 1956 年開始的「說國語運動」，該運動推行的三十一年期間（1987 廢除），本研究的初老世代絕大多數都經歷過（91% 為小學程度或以上）。與中老世代主要差異為初老享有較多教育資源（初老高教組為中老組兩倍，表四）。教育

資源與華語大環境累積了初老世代的華語資本，因而提高其語言選擇性（表三，初老華語自評顯著高於中老， $p < .01$ ）。

我們可以說初老世代、中老世代皆經歷極權華語政策，華語能力是向上流動的語言資本（Bourdieu 1991，陳婉琪、溫郁文 2010），它決定宰制者與受宰制者之別，為掌握教育資源之鑰，雖然未必臣服威權，但在求溫飽意志下，有較多機會接受（華語）教育的初老世代，展現更積極擁抱華語或放手台語的趨勢（例如“講台語無效啦”），寄情下一代翻轉階級。初老之積極性可說明以下兩個結果：（1）和父母講台語通常隔兩代才有顯著差異，而初老與只隔一世代的中老組即已形成顯著差異（第 4 節 AGE2）；（2）初老從子女到孫子的台語降幅，是三個年齡組的所有代間降幅最大者（AGE7，圖六的“-1.16”）。

5.2.3 戰後中年世代（1956-1965）：曖昧矛盾的語言價值觀

中年世代於 1956-1965 出生（平均 56 歲），雖然享受更豐富的教育資源（1968 年開始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其成長過程也經歷禁用台語時期（1956-1987），更重要的是較高的智識賦予其接受新知與形塑新意識形態的可能性，包括了語言的轉型正義呼聲、本土認同與意識抬頭（例如“台灣人當然嘛講台語”），教育部於 2002 從國小開始實施的鄉土語言教學，全球對弱勢語言消失的關切（UNESCO 2000，McWhorter 2015）、世界各地對於扭轉語言轉移所投入的語言復振工作（Fishman 1991，Morris and Jones 2007，de Bres 2010），「講台語」逐漸形塑一股正面意涵一對本土語言的關注、對多元文化素養的崇尚（蔡美慧、李歡芳 2019: 287-288）。然而，這些新意識形態當然也包括台灣進入 21 世紀後全心攀附的「英語霸權」，例如，四處林立的兒童美語、雙語幼稚園、針對各種年齡層或需求的美語補習班、十二年國教與大專的必修英語及英語畢業門檻（何萬順等 2013）。

上述背景造就中年世代別於中老與初老三個差異。（1）語言轉移洪流幾近定型，華語成為中年世代或其下一代的主要語言（參考第 2 節

文獻回顧)；因此其和手足或子女講台語的頻率顯著低於初老與中老世代(第4節 AGE3, AGE5)。(2) 中年有孫者，其孫子正好趕上2002年於國小開始實施的鄉土語言教學，⁸我們推估，因為家庭第四代進入正式教育體制後被鼓勵學習講台語，「保存台語」躍升檯面政策，使得台語仍屬流利的這群年輕祖父母「被期待或被賦予」傳承家族語言任務，因而提高其與孫子講台語頻率(3.06)，間接使得(2a) 中年有孫者子女至孫子的降幅遠低於初老有孫者的降幅(-0.83 vs. -1.16, 圖六)，(2b) 中年整體與初老整體和孫子講台語頻率無顯著差異，中年平均值甚至高於初老(3.06 vs. 3.03, 圖二)。(3) 1956-1987年的打壓台語、2002起的保存台語、21世紀的攀附英語，中年世代經歷曖昧矛盾的語言意識形態。此可說明，雖然中年整體的父母至手足降幅與手足至子女降幅高於初老(-0.61 vs. -0.30; -0.88 vs. -0.61, 圖五)，但子女至孫子降幅卻不到初老的一半(-0.39 vs. -1.02)。我們可以說，初老世代對孫子的積極擺脫台語，與中年有孫者的遲疑(-1.16 vs -0.83, 圖六)，使得整體三世代家庭台語流失情形，於中年世代出現「疑似緩減」現象(圖二，第6節的討論)。

5.3 教育為弱勢語言存活之雙刃刀

誠如文獻的觀察，教育程度愈高者愈少對家人講台語，然而當我們進一步探討教育與四代家人講台語頻率的交互作用時，我們觀察到兩個矛盾的正負影響：教育賦予的語言選擇權促發台語於低教者家庭的流失，但卻對高教者產生緩減作用。

⁸ 根據民法第980條“男未滿十八歲，女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結婚”(民國87年06月17日修正)，也就是成為祖母的最小年紀為32歲(自己與女兒皆是滿十六歲結婚生子)，若孫子於2002滿六歲念小學時，最年輕祖母為38歲(於1964年或以前出生者)，亦即中年世代即為祖母者，其孫子趕上2002年起的鄉土語言教育，是可能的。

5.3.1 負面影響

對 1966 年前出生於台語家庭者而言，華語習得主要依賴教育，華語象徵的高社經資本使得有語言選擇者自然偏向華語，本研究也顯示此三世代者教育程度越高者華語自評越高，整體對家人使用台語的頻率也越低（圖八）。尤其對身處弱勢的低教組，既無法透過教育流動階級，寄託強勢語言是文化資本的策略，這個強勢語言機會主要來自第三代子女與第四代孫子。因此，不論是圖十一至圖十三的低教組，都可看到挺拔的倒立直三角—低教組積極和子女與孫子講華語，子女至孫子的降幅都是手足至子女降幅的兩至三倍。

5.3.2 正面影響

雖然高教組也和低教組有相同趨勢，越往下一代家人，台語傳承顯著一代不如一代（圖八至圖十），但以下四個現象可反映教育對台語保存的正面影響：（1）圖八與圖九可看出，當低教組的小肄、小學、初中三者和年輕家人所呈現的「扇形漸大差距」（於子女、孫子都是每上隔一教育階梯即有顯著差異，第 4 節 EDU2、EDU3），高教組兩組（高中與專上）確是相對貼近近乎平行（圖八，圖九）。整體而言，有孫或無孫的專上和家人講台語頻率並沒有比高中更糟（EDU4）。專上曾顯著低於高中只有在整體對手足與對子女講台語的頻率（EDU4），但對第四代孫子兩者並無差異。（2）此外，圖十一與圖十二顯示高教組子女至孫子的降幅，和他們的手足至子女的降幅差距不大（-0.77 vs. -0.81），甚至更小（-0.6 vs. -0.94）。（3）圖十一與圖十二也顯示，父母至手足的降幅以及手足至子女降幅，呈現一致的教育程度越高者，降幅越大，唯獨於子女至孫子降幅時，於高中與專上的表現並未更糟。（4）高教組所展現的「疑似緩減」，也可見於無孫者的手足至子女的降幅與初中並無顯著差異（第 4 節 EDU3 與圖十三 -0.89 vs. -1.10 vs. -0.97）。

高教組對於子女或孫子講台語頻率並未如預期的比低教組更糟糕，我們認為此展現了教育對保存台語的正向功能。本研究的高教組合計460人，來自中年組與初老組各佔四成（176人與178人，表四），教育程度較高以及相對年輕，他們擁有較多元的智識與視野以吸收或接受新資訊或理念，例如多元族群、多語主義、鄉土語言教育、後殖民時代的本土語言意識，這些高教組的祖父母被激發主動想要和孫子講台語，因而使得台語流失的降幅稍微緩減。

6. 結論：為何「疑似」緩減

本文以問卷方式探討台灣南部台語家庭的台語流失情形。對象為1966年以前出生、台語流利、而且和父母溝通以台語為主者。（1）整體而言，本研究呼應先前觀察，年齡與教育程度是弱勢語言於家庭流失的顯著因子。兩者皆呈現顯著的「兩層次流失趨勢」：受訪者愈年輕者或教育程度越高者，和家人講台語頻率愈低，其交談家人愈年輕者頻率也愈低。（2）此外，戰前出生的中老世代對不論是有孫者或無孫者對家人講台語即已經呈現「每隔一代家人即有顯著流失」，而小學起的所有教育程度組也如此。

相較於文獻，本文主要新發現為台語家庭的語言流失呈現「疑似緩減」現象—有孫者、中年世代、與高教組對下一代講台語的流失率，尤其是孫子輩，並未如預期中的更糟，原因有三：（1）孫子效應促發有孫者的家族語言病識感，進而想對孫子多講台語；（2）中年世代經歷發展鄉土教育與保存台語成為檯面政策的時代背景，被期待傳承家族語言；（3）高教背景賦予中年世代與高教組的多元智識與視野，使其較能接受新興價值觀，因而被激發想要傳承台語。

回到蕭素英（2007）針對閩客家庭語言轉移的報告，我們從其圖十一也觀察類似本文的「疑似緩減」（詳見本文第2.2.3），45-59年齡層的村里長等領袖組（相當於本研究的中年世代以及部分的初老世代），

對父母、兄弟、子女講母語的比例低於同年齡層的居民組，然而他們對孫子輩講母語的比例卻回升到比對子女還高，也高於同年齡層居民組的表現；70-89 歲的領袖組對子女和對孫子講母語比例相近，而對孫子的部分甚至比同年齡層居民組高，雖然蕭未針對此現象有進一步探討，我們懷疑擔任村里長等領袖組的社會特質，也可能符合本文的中年組與高教組的特質—擔任官方與居民之橋梁、思想貼近或熟悉社會脈動、擔負帶領居民執行新政策與接受新興多元價值，因而較積極和下一代講母語。

然而本文也保守的以「疑似」描述上述緩減趨勢，原因有二：

(1) 誠如 5.2.2 與 5.2.3 節的討論，中年有孫者從子女至孫子講台語的降幅沒有預期中的比初老更嚴重，並非全然為中年世代較常和孫子講台語，部份原因為初老急切對孫子棄守台語，(2) 本研究發現低教的三組也是急切對孫子放手台語，而高教兩組則無此趨勢，此結果多少呼應葉高華 (2017: 100) 的觀察：有些低學歷但不常說華語者，卻渴望透過對下一代講華語以翻身，有些高學歷者本身不常說閩南語，卻期盼下一代挽回母語。Hsu (2018: 79) 針對台灣民眾語言行為也發現有「態度積極，行動消極」現象。當本土語言能否往下一代傳承成為檯面議題後，本研究所觀察到中年組或高教組對孫子講台語並未如期待中更糟，此反差反映的是他們的實際語言行為、對下一代的期待、或是對身為智識較高者的期待？亦即認同語言傳承的重要性，因而做了檯面上適切的宣稱 (politically correct) ？

上述的消極行動也可見於全世界的語言復振運動，母語教育始於學校也止於學校，淪為 McWhorter (2003: 275) 所稱的「蓬勃的傳授語言」(thriving “taught” language)，而非新一代廣泛於生活中使用的語言 (McCarty 2003, 張學謙等 2018, 蘇鳳蘭 2019)，即便以之為授課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成效也很有限 (Jacques 1991: 296, Cummins 2000: 194, Huss 2008)。但不可置否，當多元文化、多語素

養 (Crystal 2002: 33, Doiz et al. 2013) 語言為文化資本等意識形態，透過教育灌輸營造氛圍後，它的確改變了大眾對弱勢語言的態度。

本文對台灣當代本土語言保存的啟發有三：(1) 當三代同堂式微、夫婦家庭與小家庭為主流結構，晚婚不婚與少子為趨勢，這些顯然不利於台語傳承，制度上的鼓勵家庭領域的語言管理 (Spolsky 2012, 張學謙、蘇鳳蘭 2017, 張學謙 2020) 或家庭外的跨世代互動，例如經營祖孫互動，年輕世代投入長照產業或台語產業，都是促發台語傳承的重要媒介。(2) 透過教育持續提升民眾的本土語言意識、多元文化與多語素養仍是保存弱勢語言的重要策略。(3) 制度性鼓勵本土語言態度較強的中年世代或高教組轉化其態度為行為 (例如生活中實踐講台語)。最後，以往文獻甚少提及孫子效應，後續研究應針對此因子有更嚴謹深入的探討。基於篇幅本文並未加入性別因素，語料收集階段未能更精準掌握受訪者與孫子輩互動情形，且中年有孫者或中老無孫人數偏少，為後續研究可以改善處。另外，本文之中老組涵蓋年齡層較廣 (1921-1945)，未能展現 1938 年前後出生者的不同經歷，例如 1938 前出生者同時經歷日治與國民政府時代的禁用台語政策，這樣的「雙重語言剝奪」，對其台語意識的形成可能有別於 1938 之後出生者，這些考量乃將來應深入探討的議題。

引用文獻

-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 Hui-Chen. 1994. *Language Shift in Taiwan: Social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Crystal, David. 2002. *Language Deat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ummins, Jim. 2000. *Language, Power, and Pedagogy: Bilingual Children in the Crossfir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de Bres, Julia. 2010. Promoting a minority language to majority language speaker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about the Maori language targeting non-Maori New Zealander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1.6: 515-529.
- Doiz, Aintzane, David Lasagabaster, and Juan Sierra. 2013. Globalisation, internationalisation, multilingualism and linguistic strains in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38.9: 1407-1421.
- Fasold, R. 1984.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 Fishman, Joshua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Clevedon and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 Hsu, Hui-Ju. 2018. The entanglement of emotion and reality: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aiwanese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Taigi.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9: 76-91.

- Huang, Shuanfan. 1988. A sociolinguistic profile of Taipei. In Robert L. Cheng and Shuanfan Huang (eds.), *The Structure of Taiwanese: A Modern Synthesis*, 301-335. Taipei: Crane Publisher.
- Huot, Suzanne, Ana Cao, Jiwon Kim, Milad Shajari, and Tamara Zimonjic. 2018. The power of language: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 capital and occupation for immigrants to Canada.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cience* 27: 95-106.
- Huss, Leena. 2008. Revitalization through Indigenous Education: A Forlorn Hope? In Nancy H. Hornberger (ed), *Can Schools Save Indigenous Languages?*, 125-13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Jacques, Kathleen. 1991. *Community Context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 Study of Six South Island Primary School Programmes*.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Ph.D. dissertation.
- Labov, William. 200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2nd Edition)*.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y, Teresa. 2003. Revitalis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homogenizing tim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39.2: 147-163.
- McWhorter, John H. 2003. *The Power of Babel: A Natural History of Language*. New York: Times Books.
- _____. 2015. What the world will speak in 2115: A century from now, expect fewer but simpler languages on every continen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ccessed 2019/4/28,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at-the-world-will-speak-in-2115-1420234648>.
- Morris, Delyth, and Kathryn Jones. 2007. Minority language socialisation within the family: Investigating the early Welsh language socialisation of babies and young children in mixed language families

- in Wale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8.6: 484-501.
- Ruiz, Richard. 1984.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The Journal for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8.2: 15-34.
- Spolsky, Bernard. 2012. Family language policy – the critical domai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3.1: 3-11.
- Thornton, Sarah. 1997. *The Social Logic of Subcultural Capital*. In Ken Gelder and Sarah Thornton (eds.), *The Subcultures Reader*, 184-192. London: Routledge.
- UNESCO. 2000.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Accessed 2020/9/9, <https://www.un.org/en/observances/mother-language-day>.
- Wei, Jennifer M. Y. 2003. Codeswitching in campaigning discourse: The case of Taiwanese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1: 139-165.
- Yeh, Hsi-nan, Hui-chen Chan, and Yuh-show Cheng. 2004. Language use in Taiwan: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domain analysis. *Journal of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49.1: 75-108.
- 何萬順、周祝瑛、蘇紹雯、蔣侃學、陳郁萱. 2013. 〈我國大學英語畢業門檻政策之檢討〉。《教育政策論壇》16.3: 1-30。
- 吳文星. 1992. 《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中正書局。
- 吳庭宇. 2018. 《七年級世代語言態度與族群認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施任芳. 2003. 《屏東縣國小學童鄉土語言態度調查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碩士論文。
- 張學謙、蘇鳳蘭. 2017. 〈毋通予台語越頭無去：對語言管理看台語 ê 保存 kah 流失〉。《臺灣語文研究》9.2: 4-30。

- 張學謙、蘇鳳蘭、張永明、陳思竹. 2018. 〈Ùi 國小 kap 國中生 ê 台語使用看台語保存〉。《台語研究》10.2: 4-32。
- 張學謙. 2020. 〈自我賦權的語言政策：從母語家庭做起〉。《臺灣教育評論月刊》9.10: 22-30。
- 曹逢甫. 1997. 《族群語言政策：海峽兩岸的比較》。臺北市：文鶴出版社。
- 許正輝. 2011. 《2010 年桃園縣語言使用行為與態度調查研究—以國民中學學生家長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許雪姬. 1991. 〈台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29.4: 155-184。
- 許慧如. 2019. 〈後國語運動的語言態度—台灣年輕人對五種華語口音的態度調查〉。《臺灣語文研究》14.2: 217-253。
- 陳美如. 1998. 《台灣語言教育政策之回顧與展望》。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 陳婉琪、溫郁文. 2010. 〈講啥米話咁唔要緊：語言資本對族群間職業取得差異的影響〉。《臺灣社會學刊》44: 1-54。
- 陳麗君. 2016. 〈台灣文學/語文系所學生與其他系所學生語言意識和態度的比較〉。《臺灣語文研究》11.2: 199-232。
- 葉高華. 2017. 〈臺灣民衆的家庭語言選擇〉。《臺灣社會學刊》62: 59-111。
- 蔡美慧、李歡芳. 2019. 〈台灣南部醫療人員台語使用與能力之社會語言學調查〉。《臺灣語文研究》14.2: 255-304。
- 蔡美慧、鄭順林、蘇毓雯、洪晟滄、朱韻璇、陳茗祥. 2019. 〈「台語授課」對大學生語言態度之影響：以成大為例〉。第三屆本土語言研討會暨教學教案競賽。2019 年 10 月 5 日。新竹：國立清華大學。
- 蔡盛琦. 2011. 〈戰後初期學國語熱潮與國語讀本〉。《國家圖書館館刊》100.2: 60-98。

- 鄭安秀. 2015. 〈臺灣語言使用與態度初探—以高雄、臺北兩地為例〉。
《高雄文獻》5.2: 36-79。
- 蕭阿勤. 2012.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市：聯
經。
- 蕭素英. 2007. 〈閩客雜居地區居民的語言傳承：以新竹縣新豐村為
例〉。《語言暨語言學》8.3: 667-710。
- 蘇凰蘭. 2019. 〈在語言保存或流失的十字路口徘徊：台灣國中、小學生
台語語言態度調查〉。《臺灣語文研究》14.1: 81-119。

[2021年2月8日收稿；2021年5月15日第一次修訂稿；2021年7月
31日第二次修訂稿；2021年8月18日接受刊登]

蔡美慧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tsaim@mail.ncku.edu.tw

【附錄 1】問卷

1. 出生年：民國____年
2. 性別：____男 ____女
3. 居住地：____縣/市 ____區/鄉鎮
4. 教育程度：不識字及自修 小學肄業 小學 初中 高中 專科或以上
5. 您從事過最久的職業：_____
6. 今日看診科別：_____；醫師名字：_____；醫師性別：男/女
7. 您覺得自己台語如何？
完全不懂
聽得懂但不會講
勉強可以溝通但有困難
可以和他人溝通
很流利
8. 您覺得自己國語如何？
完全不懂
聽得懂但不會講
勉強可以溝通但有困難
可以和他人溝通
很流利
9. 您和父母講話時
幾乎都用台語
主要台語偶爾國語
台語國語各半
主要國語偶爾台語
幾乎都用國語
其他語言（說明：_____）
無法回答
10. 您和兄弟姊妹講話時
幾乎都用台語
主要台語偶爾國語
台語國語各半
主要國語偶爾台語
幾乎都用國語
其他語言（說明：_____）
無法回答

11. 您和先生/太太講話時

- 幾乎都用台語
- 主要台語偶爾國語
- 台語國語各半
- 主要國語偶爾台語
- 幾乎都用國語
- 其他語言（說明：_____）
- 無法回答

13. 您和孫子講話時

- 幾乎都用台語
- 主要台語偶爾國語
- 台語國語各半
- 主要國語偶爾台語
- 幾乎都用國語
- 其他語言（說明：_____）
- 無法回答

15. 您平時和今天這位醫師講話時

- 幾乎都用台語
 - 主要台語偶爾國語
 - 台語國語各半
 - 主要國語偶爾台語
 - 幾乎都用國語
 - 其他語言（說明：_____）
 - 無法回答
- 原因：_____

12. 您和子女講話時

- 幾乎都用台語
- 主要台語偶爾國語
- 台語國語各半
- 主要國語偶爾台語
- 幾乎都用國語
- 其他語言（說明：_____）
- 無法回答

14. 在您從事過最久的職業您使用語言

- 幾乎都用台語
- 主要台語偶爾國語
- 台語國語各半
- 主要國語偶爾台語
- 幾乎都用國語
- 其他語言（說明：_____）
- 無法回答

16. 如果醫師國語台語都很流利，您會

- 希望醫師
 - 國語為主
 - 台語為主
 - 都可以
 - 無法回答
- 原因：_____

A Double-Edged Sword: Impact of Education on Taiwanese Maintenance

Mei-Hui TSAI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this study examines language loss in four-generation Taiwanese families.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are significant factors in language loss and both exhibit a pattern of “two-level inter-generation language loss.” In contrast, a “seemingly reverse trend” emerges among the youngest cohort, the higher-education group, and families with grandchildren. They consistently display a smaller decrease in using Taiwanese than expected. We attribute this trend to a consequence of three elements: the local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ed since 2001, the actively promoted ideology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anxiety about family language loss (especially in interaction with grandchildren, i.e., “grandchildren effect”). In contrast, the mid and lower-education groups’ greater resistance in passing on Taiwanese reflects the residual stigma attached to Taiwanese. Our findings suggest the following measurement for Taiwanese revival: promoting multilingualism, grandparents-grandchildren interaction, and local language ideology in action.

Key words: language shift, language loss, grandchildren effect, anxiety about family language loss